

6

8° P. or. 533/6

W

第二十一回

此回文方使娶瓶兒事。收拾乾淨也。然則又是將六人一一描寫一番。而二十五回春晝鞦韆。猶是第二筆。則此回早已收束。三十回以趕文勢至三十九回內。一齊結煞也。甚矣。作文固難。看文猶難也。看他用王姑子間中一笑話。將六人俱提出。便知此回文字之主意也。

第一段寫月娘。第二段寫玉樓。而李瓶兒金蓮二人隨手出落。嬌兒靈娥二入遙影寫而孟三姐特地另寫上壽。見風光與衆不同。至金瓶二人另結。見始合。

而終離也。

寫西門月娘和好。是一段。玉樓主謀治酒。又是一段。  
衆人飲酒。又是一段。內插敬濟。爲元夜戲嬌姿。作引。  
李鎔一來。伯爵二人一請。又爲桂姐留後文地步。蓋  
不看破。則西門勢必又要桂姐來家。而直冷落。又何  
以爲後文穿插點染之用。故又必爲之留一地步。而  
西門之于桂姐已斷無娶之之情矣。文字經營慄淡。  
誰識其苦心。此是兩段照應的文字。在烹茶傳外者。  
後接寫玉樓上壽。又將諸人後文。俱用行令時自己  
說出。如金蓮之偷敬濟瓶。見之死孽玉樓之歸李衙。

內月娘之于後文吳與恩西門之于一部金瓶一百回內以月娘避亂孝哥幻化與春梅嫁去守備陣亡作照雪娥之于來旺以及受辱爲娼皆一一照出或隱或現而昧七者乃以爲六人行酒令夫作者吃饭無事何不可消閒而乃窮人記酒令哉是故金瓶一書不可輕與人讀

月娘之于金蓮邏門不怒不怨而于瓶兒進門乃深忿者何故蓋金蓮之先未有金蓮而瓶兒之先已有金蓮也有一金蓮而月娘亦爲之怨則金蓮之妬可知矣

月娘之與西門上氣由瓶兒故地曰瓶兒上氣之由  
又因金蓮故也則必欲寫月娘與西門不和總欲襯  
金蓮之惡而不盡爾也覩瓶兒問西門有金鬟髻沒  
有而西門之對乃帶慚色則大可知矣蓋西門利瓶  
兒之財色而月娘又專利其財者也夫利人之財而  
人挾其財以來雖不驕我已不堪矣况乎上房現  
收其三千元寶凡箱珠玉彼雖不言我已抱愧兼之  
金蓮在西門處一挑月娘處又一挑安得不老羞成  
怒此又必然之勢月娘之心事也然而瓶兒已來倘  
不一寫卽收轉來則何所底止又安得放手寫瓶兒

如人之熱鬧也故接手卽寫西門復如月姐烹茶之事益收轉之筆也

寫月娘燒香吾欲定其真僞以窺作者用筆之意乃翻卷靡日不得其故忽於前瓶兒初來要來吐看宅子先被月娘使之送王姑子廟油米去而知其假也何則月娘好佛起先未着一筆今忽與瓶兒來之第三日卽出王姑子後文王姑子引薛姑子乃至符藥等無所不爲而先刻婆子引理星又其明鑒然則燒香一事殆王姑子所授之奸謀而月娘用之而效故後文紛七好佛無已蓋爲此也况王姑子引薛姑子

來後瓶兒念斷七絰薛姑子攬去而月娘且深惱王  
姑子是爲薛姑子弄符水故左袒之也然則其引尼  
宣卷無非欲隱爲此奸險之事則燒香爲王姑所授  
之計以欺西門無疑也况此本文言月娘燒香囑云  
不拘姊妹六人之中早見嗣息卽此愈知其假夫因  
瓶兒而與西門合氣則怨在瓶兒矣若云惱唆桃西  
門之人其怨又在金蓮矣使果有周南樛木之雅則  
不必怨旣怨矣而乃爲之祈子是違心之論也曰不  
然賢婦慕夫怨而不怒然則不怨時不門其祈子日  
後文拜求子息矣夫正以後文拜求之中全未少及

他人一言。且囑薛姑子休與人言。則知今日之假。况  
天下事有百事之善。而一事之惡。則此一惡爲無心。  
有百事之惡。而一事之善。則此一善必勉強月娘。前  
後文。其貪人財。乘人短。種口不堪。乃此夜忍然怨而  
不怒。且居然麟趾閨雎。說得太好。反不像也。况轉身  
其挾制西門處。全是一團做作。一團權詐。愈視得燒  
香數語之假也。故反覆觀之。全是作者用陽秋寫月  
娘。真是權詐不堪之人也。

內金蓮摸香毬云。李大姐生了蛋了。閒口一語遂成  
生子之讖。

由今當難。吾母云李大娘由之。道丁聞。口一語教  
取真與對。皆不思。令人出。

奇。舉語以金母姑又累賜。女全母。并母用過。終官  
其妹。至西門處。全母。一團對。信念。曉。而。  
不怒。且所怒。細。問。雖。既。縣。太。卒。又。不。惄。也。於。韓  
發。文。其。貪。人。恨。乘。人。既。厭。口。不。堪。以。北。齊。恩。終。以。  
海。百。車。之。惡。而。一。車。之。善。與。與。既。既。既。  
天下。事。有。百。車。之。善。而。一。車。之。惡。爲。無。  
皆。一。言。且。藏。韓。故。于。卷。與。人。言。與。與。今。日。均。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詞曰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

黃絹  
幼婦

右調少年遊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了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于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心內暗道此必有蹊

蹊于。是潛身立于儀門內粉壁前。悄七所觀。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七回心。西門慶還不知。只見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來。向天井內滿爐炷香。望空深七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夙夜憂心。恐無所祀。是以發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大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爲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以○此○太○愈○知○其○假○

私出房籠夜氣清

一庭香霧雪微明

拜天訴盡衷腸事

無限徘徊獨自惺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月娘這一篇言語，不覓滿心慚感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他一篇都是爲我的心，還是正經夫妻。恐不住從粉壁前，攏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嚇了一跳，就要推開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臂抱住，說道：我的姐七，我西門慶死也不曉得你一片好心，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以○此○愈○知○其○假○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

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你要見面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燈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繒紗對衿襖兒軟黃裙頭上戴着貂鼠臥兔兒金滿池嬌分心百忙裡又寫衣服妙又金滿池嬌寫衣服妙又照瓶兒越顯出他

粉粧玉琢銀盆臉

蟬髻鴉鬟楚岫雲

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個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之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方知君子千萬饒恕我則個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人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自活你

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  
丫頭攆你。豈敬夫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  
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惹氣不惹氣。休对我說。我不  
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豈敬夫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  
瞧。就折疊腿裝矮子。跪柱地下。殺雞扯脖子裡。姐七長姐  
七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個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  
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  
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  
小玉道。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  
的貨。丫頭根前。也調個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

央及月娘道不看世人面上二百年不理繼好說畢方纔  
和他坐在一處教玉簫捧茶與他吃西門慶因把今日常  
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到李家如何嚷鬧告訴一遍如今  
賭了誓再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踹不踹不在于我你拿  
响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個漢子養漢  
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  
他也怎的金蓮且難  
封皮封住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于是打發了鬟  
出去脫衣上牀要與月娘求歡月娘道教你上炕就榜食  
兒吃豈淑女  
口角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要思想別的  
事却不能勾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

的他中風不語了大睜着眼兒說不出話來的法則  
月娘罵道好個汗邪的貨教我有半個眼兒看的上西門  
慶不繇分說把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那話挿  
入牝中帶慚妙一任其鶯恣蝶採再尤雲未肯卽休正是  
得多少

海棠枝上鶯梭急、翡翠梁間燕語頻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  
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七月娘亦低聲婢幃枕態有餘  
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而睡正  
是

亂髮雙橫興已饒

情濃猶復厭通宵

晚來獨向粧臺立

淡了春山不用描

當夜夫妻交歡不題却表次日清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終○始全并梅三人看此廁收拾并兒文字便知未曾進門先叫道六了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

纏起來梳頭哩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梳臺前整掠香雲因說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誰曉的因問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何等勸着他說一千年二百年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今

日他爹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看出淫婦的甚麼  
破綻把淫婦門窓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儀門  
看見上房燒夜香想必聽見些甚麼說兒兩個纏到一搭  
哩丫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  
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擺話的殞死了相他這等就  
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不滿服嫁人、一語之快也金蓮  
深○大○曲○必○一○姑○口○說○明○一○  
接說道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牢成一  
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  
又沒人劝自家暗哩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纏好乾淨假

撇清玉樓道也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  
出來的。更個深心人沒存路處。他說他是大老婆不下氣到叫俺們做分上怕俺  
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們說  
和如今你我休教他賣了乖兒去你快梳了頭過去和李  
瓶兒說去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叫李瓶兒拿出一兩  
來原爲他的事起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  
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要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說  
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裡有甚勾  
當我來時兩口子道不見動靜妙又映出上房門兒纏開小玉  
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畢和玉樓同過李瓶兒這

邊來李瓶兒還睡着在牀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  
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懶龍纏伸腰兒金  
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毬兒道李大姐  
生了彈子又爲影就掀起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速  
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  
們有椿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姐好了  
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見當初因爲你起來又點出  
今日太雪裡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  
姐坐七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七教我出多少奴出便  
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

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  
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  
五分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等我往後邊問李嬌  
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  
個時辰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  
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  
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  
簪子來你秤七重多少寫雪娥妙絕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  
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  
有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都是叩數的使多少交多少

那里有富餘錢我說你當家還說沒錢俺們那個是有的一六月日頭沒打你門前過也怎的大家的事你不出罷教我使性子走了出來他慌了使丫頭叫我回去纏拿出這銀子與我沒來繇教我恁惹氣刺匕的金蓮拿過李嬌兒銀子來秤了秤只四錢八分因罵道好個奸滑的淫婦隨問怎的鄒著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分玉樓道只許他家拿黃捍等子秤人的人問他要只相打骨盆出來一般不知教人罵了多少一面連玉樓金蓮共奏了三兩一錢一面使綉春叫了玳安來金蓮先問他你睡日跟了。。。你爹去在李家爲甚麼着了惱來玳安悉把在常家會茶

散的早，邀應二爹和謝爹同到李家。他揚子回說不在家。  
往五姨媽家做生日去了。不想落後，爹淨手到後邊親看。  
見粉頭和一個蠻子吃酒。爹就惱了。不繇分說，叫俺衆人  
把淫婦家門、窓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  
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性，騎馬回家。  
在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  
只道蜜罐兒長年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  
問玳安：你爹真個恁說來？  
如說出玳安道：莫是小的敢哄？  
如說又金蓮道：賊囚根子！他不揪不打，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  
他想着迎頭兒我們使着你，只推不得。閒爹使我往桂媛。

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娘那甜如今他敗落了來。你主子  
惱了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不說。  
寫得意之極却又如此寫出妙处

玳安道耶囉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家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  
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罷了原來也許你罵他玳安  
道早知玉娘麻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  
兒你別要說嘴這里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興兒替我  
買東西去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你將就少落  
我們些兒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  
小的敢落錢于是拿了銀子同來興兒買東西去了且說

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興買了雞鴨  
嗄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又提了一罇金華酒進來便  
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里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  
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里的玳安道是三娘  
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阿呀家裡見放着酒又去買  
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罇擺着  
這酒吃于是在後廳明間內設錦帳圍屏放下梅花暖簾  
爐安獸炭擺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  
金蓮李瓶兒來到雪娥出分不來妙絕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  
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

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常禮兒罷？」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里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頭，你站着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尖極！」一面遞与西門慶。從新又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上遙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也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個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治酒散悶可再行禮是何緣故不言？而月娘深愧矣。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日，月娘纏受了。

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看俺們面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七，俺們也不管了。望西門慶說道：你裝慾打勢還在上首坐，還不快下來與姐七遙個鍾兒陪不是哩。尖極利極何物文心巧滑至此。西門慶只是笑良久，遙卑月娘轉下來，令玉簫執壺，亦斟酒與衆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此處忽入雪娥更妙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已與大姐，遙杯酒兒當初。因爲你的事起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恁木木的？那李瓶兒真個就走下席來，要遞

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听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  
邁過一遍酒罷了。遙幾遍兒寫天性刻薄至金蓮盡矣那李瓶兒方不  
動了當下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個家樂琵琶箏  
弦子月琴一面彈唱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  
西門慶听了便問誰叫他唱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  
分付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道你這小淫婦單管  
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來纏我月娘  
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又爲元夜戲金蓮蕙一面  
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敬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  
在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筯合家歡飲然

武花二家烟消火冷矣可恨可嘆。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撣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七似數蠅，行沙上，紛七如亂瓊。  
堆砌間，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覩瑤臺似  
玉龍翻甲，遶空飛飄。粉額如白雀，羽毛連地落，正是東  
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燭生花。月娘掃雪正是玉樓受困處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確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牙茶。是清河人與衆人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

紫金杯內噴清香。是市井人吃茶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說道李銘來了在傍邊伺候  
 西門慶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進來向衆人磕頭走  
 在傍邊伺候西門慶問道你往那里去來走得正好李銘  
 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門劉公上那里教了些孩  
 子小的瞧了瞧記掛着爹娘內姐兒们還有幾段唱未  
 合排來伺候何以偏是今日記起寫桂姐處使未加畫而  
西門慶乃一愚至此也西門慶就將手  
 內吃的那一盞不稱茶遞于他吃說道你吃了休去且唱一  
 個我聽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第  
 級調定賴聞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夏景綠都春唱  
 畢西門慶命李銘近前賞酒于他吃教小玉拿壺滿斟

郎挑兒鍾內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盃西門慶又叫在

桌上拿了四碟菜用盤子托着與李銘那李銘走到下邊吃了用絹兒把嘴抹了走到上邊直豎豎的靠着椅子站

立如盡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告訴一遍李銘道小

的並不知道一向也不過那邊去想起來不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他便

了小人可畏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歡樂先是陳敬

濟大姐往前邊去了落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

出門分付你到那边休說今日在我這里聽李銘道爹分

付小的知道西門慶令左右送他出門于是妻妾各散西

門懷还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炭虧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鵝瓶酒恐怕西門慶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玳安來說應二爹和謝爹來了西門慶放下餅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外頭等着去慌的恁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叫小廝把餅拿到前邊我和他兩個

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

如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餅要信  
盡○王○樓○這○人○生○日○寫○始○天○後

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今日孟三姐晚夕上壽哩

西門慶

十五回。生日作終是大章法。

道我知道下是與應謝二人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

家來了俺們甚是怪說他家從前已往在你家使錢費物

雖故一時不來你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皆地倫

接蠻子冤家路見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

哥惱俺們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

是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家娘兒們哭哭啼七疏

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

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再也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

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原先是他的姐  
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  
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  
乃是陳叅政的兒子丁二官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  
請陳監生纏送這銀子來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  
不及把個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告不曾和桂姐  
沾身今日他娘兒們暗身發咒磕頭拜央二人好歹  
請哥到那裡把這委曲情繇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一  
半西門慶道我已是对房下賭誓豈对朋友的話再也不去又惱  
甚麼你上稟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

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顯的我們請不得。哥去沒些面情了，到那里畧坐比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央說的西門慶肯了。小人可畏不

一時放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令玳安取衣服去。月

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去？」玳安道：

「娘不知。」爹只叫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還瞞

着我不說。今日你三娘上壽哩，你爹但來晚了，我只打你。這賊囚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管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看見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吃着飯丢下

饭碗往外不迭，又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咱纔來家。」

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又早  
 堂中擺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個妓女彈唱李桂姐與  
 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禮姐兒兩個遞  
 酒應伯爵謝希大在旁打諱要笑向桂姐道還鬪我把嘴  
 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連酒兒也不  
 賛我遞一杯兒只遞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撇了不來休說  
 你哭瞎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只我好說  
 話兒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汙邪了你我不好罵  
 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  
 婦兒念了經打和尚他不來曉得那腔兒這回就翅膀毛

見乾了。你過來，且與我個嘴溫溫寒着。于是不繇分說，接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桂姐笑道：「惟攘刀子的看推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後娘着的，怎的不叫我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個笑話兒。」你聽一個螃蟹與田雞結爲兄弟，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吃兩個小淫。

婦。挨的恁樣了。又點出桂姐兩個聽了一齊赶着打把西門慶笑的要不的不說。這里調笑頑耍且說家中吳月娘

陪礼

一者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

便來

愈知

燒香

之假

雨凡

個姑子都在土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要不的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向月娘

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說咱三個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里聽大師父說笑話兒哩等聽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聽說笑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坐在坑上就說了二

個先虛寫

金蓮道這個不好再說一個王姑子又道一家

三個媳婦兒與公公上壽先是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

一員官公公云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

都怕你如何不相官又陪一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

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

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又陪一公公道你說的

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也不相皂

隸公公道却像甚麼媳婦道公公相個外郎公公道我如

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至此六

故特特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裡惡也

頭那個外郎，敢恁天膽說罷。金蓮玉樓李瓶兒同來到這  
邊大門口，瞧西門慶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  
了？金蓮道：我猜他已定往院中李桂兒那淫婦家去了。玉  
樓道打了一場賭誓，再不去如何又去？咱每賭甚麼？管情  
不在他家。寫玉樓金蓮道：李大姐做証見你敢和我拍手  
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銘那  
忘八先來打探子兒。又點今日應二和姓謝的大清早辰  
勾使鬼勾了他去。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  
不知怎的，撮弄陪着不是，还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纏到多  
咱時候，有個來的成來不成？大姐比還只顧等着他玉樓

道就不來、小廝也該來家、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見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個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入後邊儀門首玉樓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首後黑影裡、西門慶撞見嚇了一跳又爲燒香夜粉壁遙照且爲後玉樓生日粉壁遙照、說道、恆小淫婦兒、猛可唬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还敢說哩、你在那裏、這時進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西門慶進房中、月娘安排酒餚、教玉樓執壺、

大姐過酒。月娘還先過了西門慶，然後衆姊妹都過了安

不用玉簾席也。月娘還。唐故也。不用蘭香玉樓上。壽故也。

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

一回都收下去從新擺

絲不亂

上玉樓上壽的酒，并四十樣細巧各樣的菓碟兒上來，壺

斟美醞，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起更時分，大妗

子吃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正是吳月娘同衆人陪西門慶

擲骰，猜枚行令，輪到月娘根前，月娘道：「既是要我行令，照依

牌譜上飲酒。」一個牌兒名兩個晉牌，名合西廂一句，月娘

先說：「六娘子醉楊妃落了八珠環。」遜綠兒：「孤住茶築架不

遇，該西門慶。」擲說虞美人，見楚漢爭鋒。傷了正馬軍，只所

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個正馬軍，吃了一杯。該李嬌兒

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攔說道鮑老兒臨考入花叢壞了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三綱五常吃了。一杯伏敬濟金蓮令已輪該李瓶兒。柳說端正好搭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停那時節隔牆兒險化做望夫山。瓶兒已伏死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兒見見羣鴉打鳳綁住了折足雁好教我兩下裡做人難。已伏不遇落後該玉樓完令說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襯得多少春風夜月銷金帳爲今夜本題作映又正舞了四紅沉月娘滿令叫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總好今晚你該伴新郎

宿歇因对李嬌兒金蓮衆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

去金蓮道姐七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  
酒闌月娘等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衆  
人坐都不坐金蓮便戲玉樓道我兒好好兒睡罷你娘明  
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  
上凡事聽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挨着做我  
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媒人娶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  
怕兒于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  
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這  
個李大姐只像個瞎子行動一磨子就倒了我攜你去倒

把我一隻腳踩在雪裡把人的鞋兒也踏泥了月娘聽見  
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賤奴才  
白不肯擡只當还滑倒了是月娘話故妙因叫小玉你拿個燈籠

送七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  
婦兒他踏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还說人踏泥了他的  
鞋恰是那一個兒就沒些嘴抹兒此處已乖偏愛矣恁一個小淫

婦昨日叫丫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  
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  
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

又點玉樓道六姐他諸般曲兒到都知道俺們却不曉的

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宿歇，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全日有酒了，你好久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七，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咱不得來虧了誰？七想今日咱姊妹在一個跳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鉗。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七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你知道好了。瓶兒此月娘入門不和至

此方完作者放筆  
想其滿身痛快也  
不一時春梅拿茶來吃了  
李瓶兒告辭  
歸房金蓮獨自歇宿  
不在話下正是

空庭高樓月

非復三五圓

何須照床裡

終是一人眠

墮落矣。是用借李銘一襯，則春梅矜尚自許，圭角畢岸，誇大負氣。數語皆見，而于前嬌兒陷金蓮，桂姐要剪髮一恨，輕輕提出，見得蓄恨已久，無緣報復。今乘桂姐破綻敗露，而李銘又適逢其會，遂使拚千年不報之恨，一旦機緣湊巧。此時不報，更待何時？遂一發盡情不遺餘力也。寫怨恨之于人如此。作者固明明二線穿來，而看者止見其寫春梅二面，不知其又暗結金蓮一面。而後文嬌兒于西門死，益財付李銘手，又必用春梅看見可想。

三友之風。蘇東坡曰。脉。

全蜀一画。而後文獻張子曰。門

李公

人。蘇罕來而。蘇子瞻其。其。春。一画。不。除。其。父。和。

盡。都。不。尊。翁。子。山。高。於。外。之。十。人。復。也。首。古。固。已。三。

時。七。是。一。且。難。經。秦。下。其。年。不。難。更。幹。叶。根。致。一。終。

其。故。與。翁。頌。而。李。公。又。而。致。其。曾。謙。呼。于。李。子。

道。樂。」。則。鍾。翼。張。出。其。哲。祖。四。人。無。終。難。終。今。五。

早。翰。大。貧。辱。幾。窮。嘗。張。而。于。前。敵。張。國。金。數。卦。成。

而。執。六。異。用。皆。李。繪。」。跡。陳。春。林。錄。尚。自。指。主。詩。四。

此回乃寫蕙蓮。夫寫一金蓮。已令觀者髮指。乃偏又寫一似金蓮。特特犯手。却無一相犯。而寫此一金蓮。必受制於彼金蓮者。見金蓮之惡。已小試於蕙蓮一人。而金蓮恃寵爲惡之胆。又漸起於治蕙蓮之時。其後遂至憎死。瓶兒母子勾串敬濟藥死西門。一縱而凡不可治者。皆小試于蕙蓮之日。西門入其套中。不能以禮治之。以明察之。惟有縱其爲惡之性耳。吾故曰。爲金蓮寫肆惡之由。寫一武大死。爲金蓮定淨籠之由。乃寫一蕙蓮死也。

寫蕙蓮爲瓶見受害作一小外瓶車其意已批前讀法內不另載

上半寫蕙蓮。下半却是寫春梅。夫子孫雪娥吃打後雖畧見一斑。寔未嘗正描春梅一筆。今日金瓶已同入花園。蕙蓮又出。正好一頓住蕙蓮。騰出筆來。放手一寫春梅也。

寫春梅必用馬李銘襯出者何也。夫寫春梅之心高志大氣傲。已隨處寫出。今必欲特特寫出。則必用一因起一事方好。大家中起因于小廝媳婦丫鬟中。則小春梅身分聲價。若干敬濟。則未描其骨格。先寫其

蕙蓮兒偷期蒙愛

春梅姐正色閑邪

詞曰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閒間一見。猶難平白地。兩邊湊巧。向燈前見他。向燈前見他。一似夢中來。到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兒紅還白。容光照人熱心兒火樣燒。

右調桂枝香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因來與孟玉樓做生日月娘都留在後廳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

那來旺兒因他媳婦癆病死了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媳婦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也名金蓮。當先賣在蔡通荆家房裡，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他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財不均，酒醉廝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截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佳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未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飲了五兩銀子，兩套

衣服都是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蕙蓮。這個婦人，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生的白淨身子，見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些兒。後來居上性明敏，善機變，會粧飾，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側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顛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戶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媳婦上籠還沒甚麼粧飾後過了個月有餘  
因看見玉樓金蓮打扮他便把鬟髻整的高高的頭髮梳  
的虛籠七的水鬢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

慶駿在眼裡一日設了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

子往杭州替蔡太師製造慶賀生辰錦繡憐衣早爲加官

每不肯作一筆用妙絕妙絕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往回也有半年期

程記從十一月半頭搭在旱路車上起身去了西門慶安

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月

娘和衆堂客在後所吃酒西門慶那日沒往那去月娘分  
付玉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酒菜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籠

內看見蕙蓮身上穿着紅細對衿襯紫綢裙子，在席上斟酒。問玉簫道：那個是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怎的紅襯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說着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蕙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又與挑兄对照西門慶便一手摟過脖子來，就親了個嘴。口中喃喃呐呐說道：我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純以財非金瓶那婦人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

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叫玉簫送了一疋藍峴子到他屋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你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纏拿了這疋段子，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蕙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兼四季團花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你買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見你心下如何。那婦人聽了，微笑不言。又另寫一淫婦樣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裡伺候。玉簫道爹說小廝們看着，不好進你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里無人堪可一會。

王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王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妨事當下約會已定玉簫走來向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城事玉簫在門首與他觀風正是

解帶色已戰

觸手心愈忙

那識羅裙內

銷魂別有香

不想金蓮玉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玉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樓向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勻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儀門只見小玉立在上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里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金蓮就

知其意走到前門首角門只見玉簫攔着門金蓮

門

只猜玉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頂進去玉簫慌了說道

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頭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

怕你爹了不繇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

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纏了李婦人

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情事如画看見金蓮把臉

通紅了金蓮問道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蕙蓮道我來

叫畫童兒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

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耻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天裡

在這裡端的幹這勾當兒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刮子

經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見他來尋你你  
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住同大姐姐  
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豬也不  
算俺們聞的聲喚在這里你也來插上一把子總是爲此  
物楚姑心

老娘眼裡却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  
休要裏的人知道我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經一遭  
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既要這奴才淫婦截斷讀言  
既要如此  
不可瞞兩箇瞞神謊鬼弄刺子見我打聽出來休忙了我  
我也

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笑的出去了金蓮到後邊聽見衆  
了頭們說爹來家使玉簫手中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邊

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

事、這婦人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

腳、或跟着李瓶兒下棋、常賊平、附金蓮、金蓮不言正爲此也被西

門慶撞在一處、無人教他、兩個荷合、箇漢子喜歡、尚未嘗雍頭醋

味也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與他衣服首飾香

茶之類不等、只銀子成兩家帶在身邊、在門首買花翠胭

脂、漸七頭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寫蕙蓮身分西門慶又對月

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兩個

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賴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

房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聽說、凡家主切

不可與奴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紊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殆不可制

作者死人處。文字一頓。

一日臘月初八

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爵與大街坊尚推官家送殯叫

小廝馬也備下兩疋等伯爵白不見到一面李銘來了西

門慶就在大所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蘭香迎春一般

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着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女婿陳

敬濟在傍陪着說話

又寫西門托大之夫

正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

見伯爵來應保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

走被西門慶喝住說道左右只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

躲怎的

又詎大爲後文翟管家作引

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總待坐下

西門慶令四個過來與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  
下去慌的伯爵還喏不迭誇道誰似哥有福出落的怎四  
個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個賽一個那怎生好你應二  
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改日送胭  
脂錢來罷春梅等四人見了礼去了陳敬濟向前作揖一  
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總來應伯爵道不好  
告訴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纔好些房下記掛着今  
大小女三字早爲後春梅  
不娶且小女作伏摶之爲春梅作傳固應使後事一現  
日接了他家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旛叫應保叫了轎子買  
而散濟必在傍也與前大了頭大家人一樣章法  
了些東西在家我纏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

吃了粥好去了隨卽分付後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伯

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  
連日小的在北邊徐公公那里答應來說着小廝放桌兒  
拿粥來吃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嘎飯銀錢既兒盛着粳  
米投各樣榛松菓品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敬濟  
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下  
上半壺酒分付畫童兒連棹兒擡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  
穿衣服起身同伯爵並馬而行與尚推官送殯去了只落  
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酒飯玉簫和蘭香衆人打發西門  
慶出了門在廂房內廝亂頑成一塊一同都往對過東廂  
房西門大姐房裡捆混去了春梅<sub>襯出</sub>止落下春梅一個和李

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覓把手。  
兜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畧按重了些。被春梅恠叫起來。  
罵道：好賊忘八！忘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  
忘八！忘八！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你這忘八！  
靈聖兒出來了，平日捻我的手來了。  
賊忘八！忘八！你錯下這個釵，撅了你閭聲兒去！我手裡你來弄鬼！參來家等我說了，把你這賊忘八！忘八！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忘八！忘八！學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尋不出忘八！來，忘八！  
七。撅臭了你這忘八！了忘八！如聞其聲如聞其人。  
被他干忘八！萬忘八！忘八！又總二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外走。

不迭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

第十回

當下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五樓李瓶兒并宋蕙蓮在房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見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春梅道情知是誰耐李銘那忘八忘八多臨去好意分付小廝留下一桌菜併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篇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忘八忘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襯兒也怎的活春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去了忘八見無人忘八一滴力把我手上捻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那

忘入忘入見我要喝罵起來他就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

纏打與賊忘入忘入兩個耳刮子纔好賊忘入忘入你也

看個人兒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

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

金蓮道恠小肉兒學不學沒要緊把臉氣的青黃的等爹

來家說了把賊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

唱換錢哩怎的教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

忘入忘入業罐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兄弟

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忘入

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打我五棍兒馬李鎔因此點出藏餅伏線一至于此

朱蕙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土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

人家女子照顧你一個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茶六飯兒扶侍着金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賊忘入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廝們那個敢望着他雌牙笑一笑兒吊個嘴兒遇喜歡罵兩句寫春梅  
至此若不歡喜拉倒他主子根前就是打

賊忘八

忘八

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他辣手

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

忘八

和他那房裡做甚麼却教那忘八

忘八

二十一調戲你

總是春

梅道都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還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

忘八

道他三個如今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大姐房裡去了

孟玉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鈞春去至晚西  
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七上八下分付來  
與免今後休教李瓶兒走動自此斷了路兒不敢  
上門正是

習教歌妓逞豪豪 每日閑庭弄錦檣  
不是朱顏容易變 何係青鸞競天高

第一回 西門慶上任 開始作威  
大頭兒出世有全福 吉凶一念

人參文竹告慶也 一頭趕着裏親父母水時一日

第二十三回

此回单敍蕙蓮之怙寵也、夫主意单寫蕙蓮而用筆亦单寫蕙蓮便成呆筆、上文金蓮玉樓并見春梅俱未呆寫、後文若于人亦俱未呆筆、此文又何肯呆寫、則知賭棋枰又不得不然之生法穿插也、然而玉樓金蓮并兒相聚一處、其消間永晝逐隊成團、一堂春色又不得不加一番猶寫不必待鞚韁一回方始總措之也、早于吃事輪酒一一描其勝滿之極矣、過此數回至生子後、則金屋永不復合矣、故此處一描爲萬不可少、

觀藏春見蕙蓮小人之底裏皆動而金蓮潛踪已伏一勢不兩立之根次年畧使叔術遂使西門對蕙蓮無以自醉而蕙蓮之不心貼西門已安一疑根後文層上變卦愈滋悲憤遂致捐軀而不顧也然則金蓮之惡已盈子不言之中矣

寫聽籬察壁固是金蓮本性而一聽卽着愈使後文一步不肯鬆也妬婦之不容人大半怕人好此又與翡翠軒作引子矣

後文寫玳安寫賁四皆描寫蕙蓮淫蕩輕狂以致人  
人皆知爲來旺醉罵之由也又見輕佻淺露特特與

春梅相反以結果之不如也。

于未見金蓮前却橫插一平安。一者映出蕙蓮一者爲妬。書童受報作伏小人輕言取禍往往如此。

爲破書童受婢并小人讒言。頃驛書至。吸也。  
于未見金鑿前。殊難計一平丈一昔。與出萬丈。一

表休。又以歸果之不吸也。

第二十三回

賭棋秤瓶兒輸鈔

觀藏春潘氏潛踪

曰

心中難自泄。暗裡深深謝。

轉

未必娘行恁地能賢。

哲。

又一  
轉

衷腸怎好和君說。

又一  
轉

說不願了頭顱。

做官人。

的侍妾  
轉

他堅牢望我情真切。豈想風。

波累應了他心料者。

又一  
轉

一

右調梧桐樹

話說一日蠶盡春深，新正。西門慶實在不在家。吳月娘往吳大妗子家去了。午牌五玉姑、全蓮都在李并兒

房裡下棋。玉樓道：咱們今日指甚麼好？金蓮道：咱們賭五

錢銀子。東道三錢，金華酒一錢，那二錢，一隻紅鷄頭來教來。

旺兒婦子燒金蓮，說他會燒的，好燒頭，只用一根柴禾兒燒的。火藥玉樓道：六姐，不在家，却怎的計

火藥

較金蓮道：在下一分兒送在他屋裡也是一般。說畢，三人

下棋，下了三盤，李瓶兒輸了五錢，金蓮使繡春兒叫將來

興兒來，把銀子遞與他，教他買一罇金華酒，一個猪首連

四隻蹄子，分付送到後邊廚房裡教來，旺兒媳婦蕙蓮快

燒了，拿到你三娘屋裡等着我，何就去。玉樓道：六姐教他

燒了，拿盒子拿到這里來吃罷，在後邊，李嬌兒、孫雪娥、兩

個看着是請他不請他金蓮遂依玉樓之言不一時來興兒買了酒和猪首送到厨下蕙蓮正在後邊和玉簫在石臺基上坐着褪爪子要子哩來興兒便叫他蕙蓮嫂子五娘三娘都上覆你使我買了酒猪頭連蹄子都在廚房裡教你替他燒熟了送到前邊六娘房裡去蕙蓮道我不得閒與娘納鞋哩隨問教那個燒<sup>到</sup>到罷巴巴坐名兒教我燒來興兒道你燒不燒隨你來與<sup>你</sup>人有勾當去說着出去了玉簫道你且丟下替他燒<sup>是同事</sup>燒<sup>到</sup>燒<sup>到</sup>曉得曉的五娘嘴顛子又惹的聲<sup>到</sup>聲<sup>到</sup>人蕙蓮笑道五娘怎麼就知我會燒猪頭栽江興我于是走到大廁裏替了一鍋水把

那猪首蹄子割刷乾淨只用的一根長柴禾安在竈內用  
一大碗油醬并回香大料拌的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那  
消一個時辰把個猪頭燒的皮脆肉化香噴七五味俱全  
將大水盤盛了連羹碟兒用方金拿到前邊李瓶兒房  
裡旋打開金華酒篩來玉樓擡齊整的留下一大盤子并  
一壺金華酒使丫頭送到上房裡與月娘吃其餘三人坐  
定斟酒共酌正吃中間只見蕙蓮笑嘻嘻走到跟前說道  
娘們試嘗這猪頭今日燒的好不好金蓮道三娘剛纔誇  
你倒好手段兒燒的且是稀爛李瓶兒問道真個你只用  
一根柴禾兒蕙蓮道不瞞娘們說还消不得一根柴禾兒

哩若是一根柴禾兒就燒的脫了骨玉樓叫綉春你拿個大盞兒篩一盞兒與你嫂子吃李瓶兒連忙叫綉春斟酒他便取碟兒揀了一碟豬頭肉見過與蕙蓮說道你自造的你試嚐七蕙蓮道小的自知娘們吃不的鹹沒曾好生加醬胡亂罷了下次再燒時小的知道了便磕了三個頭方纔在桌頭傍邊立着做一處吃酒到晚夕月娘來家衆婦人見了月娘小玉悉將送來豬頭拿與月娘看玉樓笑道今日俺們下棋要子贏的李大姐豬頭留與姐七吃月娘道這般有些不勻了各人賭勝虧了一個就不是了咱們這等計較只當大節下咱姊上這幾人每人輪流治一

席酒兒叫將郁大姐來、晚間要要有何妨礙、強如賭勝負、難爲一個人、我去張的好不好、衆人都說姐姐主張的是月娘道、明日初五日就是我先起罷、李嬌兒占了初六、玉樓占了初七、金蓮占了初八、金蓮道、只我便益那日又是我的壽酒却一舉而兩得、問着孫雪娥、孫雪娥半日不言、語月娘道、他罷、你們不要纏他了、教李大姐挨着罷、玉樓道、初九日又是六姐生日、只怕有潘姥姥和他妗子來、月娘道、初九日不得閒、教李大姐挪在初十罷了、衆人計議已定、話休絮煩先是初五日、西門慶不在家、往隣家赴席去了、月娘在上房擺酒、郁大姐彈唱、請衆姐妹歡飲了一

日方散到第二日却該李嬌兒就挨着玉樓金蓮都不必

細說須臾過了金蓮生日潘姥姥吳大妗子都在這里過

節頑要看看到初十日該季瓶兒擺酒使綉春往後邊請

寫雪娥處却

是觀

蕙蓮

又爲向來旺學舌伏線

雪娥去一連請了兩替答應着來只顧不來玉樓道我就

說他不來李大姐只顧强去請他可是他對着人說的你

每有錢的都吃十輪酒兒沒的俺們去赤腳絆驢蹄似他

這等說俺們罷了把大姐都當驢蹄看承

惡月娘道他

是恁不成材的行貨子都不消理他了又請他怎的于是

擺上酒來衆人都來前邊李瓶兒房裡吃酒郁大姐在傍

彈唱當下吳大妗子和西門大姐共八個人飲酒只因西

○兩○次○寫○月○娘○命○玉○簫○深○情○隱○筆○○○

門慶不在月娘分付玉簫等你爹來家要吃酒你打發他

○○○○○

吃就是了

玉簫應諾

後晌時分

西門慶來家

玉簫替他脫

了衣裳西門慶使問娘往那去了

玉簫回道都在六娘房

裡和大妗子潘姥姥吃酒哩

西門慶問道吃的是甚麼酒

玉簫道是金華酒

西門慶道还有年下你應二爹送的那

一罇茉莉花酒

打開吃一面教玉簫把茉莉花酒打開

西門慶嚐了嚐

說道正好你娘們吃教小玉

玉簫兩個提着

送到前邊李瓶兒房裡

蕙蓮正在月娘傍邊侍立斟酒見

玉簫送酒來蕙蓮例便連忙走下來接酒

玉簫便遞了個

眼色與他向他手上捏了一把

這婆娘就知其意月娘問

玉簫誰使你送酒來玉簫道爹使我來月娘道你爹來家

多大回了玉簫道爹剛纔進來家因問娘們吃酒教我把這一罇茉莉花酒拿來與娘們吃月娘問你爹若吃酒房中放桌兒有見成菜兒打發他吃玉簫應的往後邊去了這蕙蓮在席上站了一回推說道我後邊看茶來與娘們吃月娘分付道對你姐說上房揀粧裡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們吃這老婆一個獵古調走到後邊玉簫站在堂屋門首掀了個嘴兒與他老婆掀起簾子進月娘房來只見西門慶坐在椅上正吃酒走向前一屁股就坐在他懷裡兩個就親嘴咂舌做一處婆娘一面用手摺着他那話一面

在上。噙酒。哺與他吃。便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與  
我的都沒了。我少薛嫂兒幾錢花兒錢。你有銀子與我些。  
見亦全以利西門慶道。我茄袋內還有一二兩。你拿去。說着西

門慶要解他褲子。婦人道。不好。只怕人來看見。西門慶道。  
你今日不出去。晚夕咱好生要要蕙蓮搖頭說道。後邊惜  
薪司擋住路兒。柴衆咱不如還在五娘那里色絲子女。于  
是玉簫在堂屋門首觀風。繇他二人在屋裡做一處。頑要  
不防孫雪娥從後來。聽見房裡有人笑。只倩玉簫在房裡  
和西門慶說笑。不想玉簫又在穿廊下坐的就立住了脚。  
玉簫恐怕他進屋裡去。便支他說。前邊六娘請姑娘。怎的。

六一  
雪娥鼻子裡冷笑道俺們是沒時運的人兒騎着快馬也趕他不上拿甚麼伴着他吃十輪酒兒自己窮的件當兒伴的沒褲兒正說着被西門慶房中咳嗽了一声雪娥就往厨房裡去了這玉簫把簾子掀開婆娘見無人急伶俐兩三步就扒出來往後邊看茶去須臾小玉從後邊走來叫蕙蓮嫂子娘說你怎的取茶就不去了婦人道茶有了着姐拿菓仁兒來不時小玉拿着盞托他提着茶一直來到前邊月娘問道怎的茶返咱總來蕙蓮道奴家房裡吃酒小的不敢進去人言等着姐屋裡取茶葉剝茶仁兒來衆人吃了茶反蕙蓮在席上斜靠褲兒站着有著

月娘衆鴉般鬼故作楊聲說道娘把長公搭在純六却  
不是天地分還贏了五娘又道你這六娘骰子是錦屏風  
對兒我看三娘返公三配純五只是十四點輪了被玉  
樓惱了說道你這媳婦子俺們在裡獵鴉兒揀嘴揀舌  
有你甚麼說處把老婆着的姑又站不住立又立不住紛  
紅了面皮往下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難洗今朝一面羞。

這里衆婦人飲酒至掌燈時分只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  
上段推其顛寒作熱下段爲其停眠整宿  
笑道你們好喫吳大妗子跳起來說道姐夫來了連忙讓  
坐兒與他坐月娘道你在後邊吃酒罷了女婦男子漢又

走來做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我去罷于是走過金蓮這邊來金蓮隨卽跟了來西門慶吃得半醉拉着金蓮說道小油嘴我有句話兒和你說我要留蕙蓮在後邊一夜見後邊沒地方看你怎的容他在你這邊歇一夜兒罷金蓮道我不好罵的沒的那汙邪的胡亂隨你和他那里合摶去好嬌態教他在我這里我是沒處安放他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賊小肉兒他也不容又點<sub>春梅</sub>你不信叫了春梅問他他若肯了我就容你西門慶道既是你娘兒們不肯罷我和他往山子洞兒那裡過一夜你分付了頭拿床鋪蓋生些火兒不然這一冷怎厯當金蓮忍不住笑了我不好

罵出你來的賊奴才淫婦、他是養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  
臘月行孝順、在那石頭床上臥米哩、西門慶笑道、怪小油  
嘴兒、休溪落我罷麼、好歹叫丫頭生個火兒、金蓮道、你去  
我知道、當晚衆人席散、金蓮分付秋菊果然抱鋪蓋籠火  
在山子底下藏春塢雲洞裏蕙蓮送月娘李嬌兒玉樓進  
到後邊儀門首故意說道娘小的不送往前邊去罷、月娘  
道也罷你前邊睡去罷、這婆娘打發月娘進內、还在儀門  
○開○角○門○反○照○  
首站立了一回見無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  
○正○爲○忘○

莫教襄王勞望眼、巫山自送雨雲來、

這宋蕙蓮走到花園門首、只說西門慶還未進來、就不曾

扣角門了角門六虛掩着來到藏春塢洞兒內只見西門

慶早在那裏秉燭而坐婆娘進到裡面但覺冷氣侵人座  
囂滿榻于是袖中取出兩枝捧兒香燈上點了挿在地下  
雖故地下籠着一盆炭火兒還冷的打競婆娘在床上先  
伸下鋪上面還蓋着一件貂鼠禪衣掩上雙扉兩個上床  
就寢西門慶脫去上衣白綾道袍坐在床上把婦人褪了  
褲抱在懷裡兩隻腳蹠在兩邊那話突入牝中兩個摟抱  
正做得好却不防潘金蓮打聽他二人入港了在房中摘  
去冠兒輕移蓮步悄悄走來竊聽二角門到角門首推開門

裙褶躡跡隱身在藏春塢月窓下站聽良久只見裡面燈燭尚明婆娘笑聲說其聲冷鋪中捨冰把你賊受罪不濟

如聞

的老花子就沒本事尋個地方兒走在這寒冰地獄裡來了口裡唧着條繩子凍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罷怎的只顧端詳我的腳你看過那小腳兒的來相我沒雙鞋面兒那個買與我雙鞋面兒也怎的看着人家做鞋不能設做西門慶道我兒不打緊到明日替你買幾錢的各色鞋面誰知你比你五娘腳兒還小細看爲此婦人道拿甚麼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畧試了試還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樣子周正纔好小人得志大都如此金蓮在

外听了這個奴才淫婦等我再听一回他还說甚麼又听  
彀多時只聽老婆問西門慶說你家第五的秋胡戲你娶  
他來家多少時了是女招的是後婚兒來西門慶道也是

回頭人兒婦人說嗔道恁久慣牢成原來也是個意中人  
見露水夫妻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氣的在外兩隻脰肺  
都軟了半日移腳不動後文并見爲此說道若教這奴才淫婦

在裡面把俺們都吃他擰下去了待要那時就聲張罵起來  
又恐怕西門慶性子不好逞了淫婦的臉待要合忍了  
他恐怕他明日不認罷罷留下個記兒使他知道到明日  
我和他答話于是走到角門首拔下頭上一根銀簪兒把

門到銷了懊恨歸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晨婆娘先起

來穿上衣裳蓬着頭走出來見角門沒插吃了一驚又搖

門搖了半日搖不開走去見西門慶西門慶隔壁叫迎春

替他開了因看見簪銷着門知是金蓮的簪子就知晚夕

他听了出去這婦人懷着鬼胎走到前邊正開房門只見

平安從東淨裡出來

偏又樣開看見他只是笑蕙蓮道恠因根

子誰和你雌那牙笑哩平安兒道嫂子俺們笑上兒也嗔

少絕蕙蓮道大清早辰平白笑的是甚麼平安道我笑嫂子

三日沒吃饭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來家婦人听了

此言便把臉紅了罵道賊提口拔舌見鬼的因根子我那

一夜不在屋裡睡怎的不來家平安道我剛纔還看見嫂子鎖着門怎的賴得过蕙蓮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裡只剛纔出來你這囚在那里來平安道我聽見五娘教你醜螃蟹說你會劈的好腿兒嗔道五娘使你門首看着賣簸箕的說你會咂得好舌頭後文書童一報猶是第二著報應把婦人說的急了拿起條門閂來赶着平安兒遶院子罵道賊汗邪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對他說不說不與你個功德也不怕狂的有些褶兒也恁的明說那平安道耶樂嫂子將就着些兒罷對誰說我曉得你往高枝兒上去了那蕙蓮急起來只趕着他打不科玳安正在印子舖走出來一把手將

門奪往了說道嫂子爲甚麼打他蕙蓮道你問那雞牙因  
根子口裡白說六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氣軟了又對點那一句那

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說嫂子你少生氣着惱

且往屋裡梳頭去罷婦人便向腰間荷包裡取出三四分

銀子來遞與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盪兩個合汁來我

吃把湯盛在銚子裡罷玳安道不打緊等我去一手接了

連忙洗了臉替他盪了合汁來婦人讓玳安吃了一碗他

也吃了一碗方纔梳了頭鎖上門先到後邊月娘房裡打

了卯兒然後來金蓮房裡金蓮正臨鏡梳頭蕙蓮小意兒

在傍拿抿鏡掇洗手水懶懶侍奉金蓮正眼也不瞧他蕙

蓮道娘的睡。鞋裏脚我捲來收了去金蓮道絲他你簇着  
 叫了頭進來收便。叫秋菊賊奴才往那去了蕙蓮道秋菊  
 掃地哩春梅姐在那里梳頭哩金蓮道你別要管他去著  
 罷亦發等他們來收拾至蹕撥腳的沒的展汙了嫂子的  
 手你去扶侍你爹七也得你怎個人兒扶侍他總可他的  
 心俺們都是露水夫妻再醜貨兒只嫂子是正名正頂轎  
 子娶將來的是他的正頭老婆秋胡戲這婦人聽了正道  
 着昨日晚夕他的真病于是向前雙膝跪下說道娘是小  
 的一個主兒娘不高貴貴手小的一時兒有站不的當初  
 不因娘寬恩小的也不肯依隨爹就是後邊大娘無過只

是個大綱兒小的还是娘臺舉多莫不敢在娘面前欺心  
贍娘查訪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逢好死一個毛  
孔兒裡生下一個疔瘡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我眼裡放下  
下砂子的人漢子既有了你俺們莫不爭你不許你在漢  
子根前弄鬼輕言輕語的你說把俺們躡下去了你要在  
中間踢跳我的姐七對你說把這樣心兒且吐了些見罷  
蕙蓮道娘再訪小的並不敢欺心到只惜昨日晚夕娘錯  
聽了金蓮道傻娘子我閑的慌聽你怎的我對你說了罷  
十個老婆買不住一個男子漢的心你爹雖故家裡有這  
幾個老婆或是外邊諸人家的粉頭來家通不瞞我一些

兒一五一十就告我說

列蕙蓮在  
此數語

你大娘當時和他一個

鼻子眼兒裡出氣甚麼事兒來家不告訴我你比他差些兒說得老婆閉口無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來了剛到儀門夾道內撞見西門慶說道你好人兒原來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你就告訴與人今日教人下落了我恁一頓我和你說的話兒只放在你心裡放爛了終好爲甚麼對人說乾淨你這嘴頭子就是個走水的槽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險人可畏西門慶道甚麼話我並不知道那婦人聽了一眼一段寫金蓮權術自往前邊去了

前站立買東買西趕着傅夥計叫傅大郎陳敬濟叫姑夫

賁四叫老四、因和西門慶勾搭上了、越發在人前花哨起來、常和衆人打牙犯嘴、全無忌憚、或一時叫傅大郎、我拜你拜追魂取影、替我門首看着賣粉的、那傅夥計老成、便驚惶

兒替他門首看過來、叫住請他出來買、玳安故意戲他說道、嫂子賣粉的早辰過去了、你早出來拿秤稱他的好來、婆娘罵道、賊猴兒、裡邊五娘六娘、使我要買搽的粉、你如何說拿秤稱二斤胭脂三斤粉、教那淫婦搽了又搽、看我進裡邊、對他說不說、玳安道、耶罷、嫂子行動、只拏五娘嘛、我一回又叫賁老四、我對你說門首看着賣梅花菊花的、我要買兩对兒戴、那賁四悞了買賣、又寫好反專心贊他

看着賣的叫住請他出來買婦人立在二層門裡打開櫃  
兒揀要了他兩對髮花大翠、又是兩方紫綾閃色銷金汙  
巾兒、共該他七錢五分銀子。婦人向腰裡摸出半錠銀子  
兒來、央及賁四替他鑿、稱七錢五分與他。那賁四正寫着  
帳、丟下走來替他鑿。只見玳安來說道：「等我與嫂子鑿。」  
面接了銀子在手、且不鑿、只顧瞧這銀子。婦人道：「賊猴兒、  
不鑿、只管端詳甚麼？」你半夜沒听见狗咬、是偷來的銀子。  
玳安道：「偷到不偷這銀子到有些眼熟、倒像爹銀子包兒  
裡的。前日爹在燈市裡鑿與買勾金蠻子的銀子。又說還  
剩了一半、就是這銀子。我記得千真萬真。」婦人道：「賊囚、一

個天下人還有一樣的參的銀子怎的到得我手裡。玳安笑道。我。知。道。甚。麼。帳。兒。一路歸人便趕着打。玳安把銀子

日描

鑿下七錢五分交與買花翠的。把剩的銀子拿在手裡。不與他去了。賊婦人道。賊囚根子。你敢拿了去。我算你好漢。

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與我些兒買菓子吃那。

婦人道。賊猴兒。你遁過來。我與你喫的。玳安遞到他手裡。

只掠了四五分一塊與他。別的還塞在腰裡。一真進去了。

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裁花翠汗巾之

類。甚至瓜子兒四五升量進去。分與各房丫鬟并衆人吃。

頭上治的珠子鑰兒。金燈籠墜子。黃烘上的衣服底下穿。

細細補兒線撫護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香桶子三  
四個帶在身邊見一日也花消二三錢銀子

總寫淫婦人得志頗狂之謂

態則世所謂作死者也

謂

都是西門慶背地與他的此事不必細說這

婦人自從金蓮識破他機關每日只在金蓮房裡把小意

兒貼恋與他頓茶頓水做鞋脚針指不拿強拿不動強動

上經月娘後邊每日只打個到面兒就到金蓮這邊來每

日和金蓮瓶兒兩個下棋抹牌行成夥兒或一時撞見西

門慶來金蓮故意令他傍邊荷酒教他一處坐了頑耍只

圖漢子喜欢正是

顛狂柳絮隨風舞

鶯鶯桃花源

卷之三

清江集

獨樂子詩人王氏

開闢來今聖道貴令此金賦忘酒葵每一頃半一頃半  
日取金賦種民兩廄下草共主行役累乎之一半載日  
上督民發金於我每日只廿金四百引皆是金賦高急  
至是亦無有在於其大僉華三半苦不勞這年不復用  
織人但絲金織綢長金織野余日只廿金那形雖時人  
名承者在古無此五里服作萬金空有其聲不急誰若人  
非白即黑那更一丘也於益

第二十四回

此回總寫西門慶治家愚闇之失也。上半寫西門不能守禮防邪亂于未然中。及寫月娘付理亂于不聞。一在婦女。遙街行走。而西門亦止醉夢。一線不知。成何家範。下半寫西門偏愛蕙蓮。便不能統服衆下。卽蕙祥失誤點茶。固亦職分中事。使西門不與蕙蓮勾搭。雖百鞭蕙祥有何閒說。乃止因一事下替。遂起凌夷之漸。作者蓋深爲處家者捧喝也。凡有家者識之。此回文字又特比於樓上賞燈作對。如言疑爲公侯人家一語。遙照燈樓下一語。一字不差。蕙蓮凡個一

回與金蓮登樓。凡個一回，又遙七作对。蓋寫蕙蓮原欲將其結果爲瓶兒作履霜之戒。故又寫一元夜，又到獅子街燈樓上。而蕙蓮又作者欲再作一金蓮之後塵。故又用凡個一回字。特七遙照也。

寫金蓮遞酒必用西門慶自叫他去。且隨卽留敬濟于衆美中不顧而去。宜乎雙珠盡失。且又不全病月娘也。

敬濟旣戲金蓮。又挑蕙蓮見迷色者。逢雲卽是巫山。遇水皆云洛浦。此等心事。又不特西門一人。而漸七心粗膽大。以至難制。皆西門失防之故也。

蕙蓮看破機關爲後文金蓮必欲死之因蓋以蕙  
蓮之爲人有何涵養眼中一事歷久而不出者止因  
懼怕金蓮不敢声揚彼固自云等他再有言語到我  
們我自有話說然則蕙蓮固必然將此意點明金蓮  
而金蓮險人也豈肯又如前番受雪娥嬌鬼一挫之  
憇哉固不惜書夜圖維千方百計思所以去之而天  
假其便忽有來旺狂言以中其計行其術必至于置  
之死地而後已也然則窓外一覲春風早爲一付勾  
魂帖蕙蓮自爲得意不知其賈禍之快寔本于此也  
此又作者深著世情之險危机觸處皆然人甚勿以

拿人細處爲得計也。看官每不肯于無字中想其用意。其妙意安得出。

上回金蓮一覷蕙蓮已理一妬根于自己腹內此處蕙蓮一覷金蓮又伏言惡刺于他人眼中一層深一層所以必死之而後已也文字深淺之法誰其知之此回全是透露末路文字看其寫金蓮敬濟處寫韓嫂兒寫賁四嫂寫長姐寫惠祥夫寫惠祥何以見其亦爲末路寫也不見後文來保歎恩以此日之惠祥與彼日之惠祥遙七一照卽知天道報應處絲毫不爽總之上文諸人皆完聚下文又要出一雪娥之醜

露蕙蓮之破此日乃全勝時不全勝時又爲之預先  
一照匪特効懲何在亦何以爲之文法哉

獵子街武二哥報仇之處乃瓶兒又住此王六兒又  
住此今必令金蓮兩至其地且蕙蓮亦必至其地真  
是作孽者每與死地相尋而不肯一遠爲盡作孽人  
矣

宋王建書使與劉崇書  
書出今必令金黨兩至其明日油止必至其間  
晉王遣五兵軍士以馬車又遣王大員  
丁彌用等之爲同州節度以之趨之文武  
羅遠輩以報日以全觀視不全觀者又復之

第二十四回

敬濟元夜戲嬌姿

惠祥怒詈來旺婦

詩曰

銀燭高燒酒乍醺，當筵且喜笑聲頻。  
蠻腰細舞章臺柳，素口輕歌上苑春。  
香氣拂衣來有意，翠花落地拾無聲。  
不因一點風流趣，安得韓生醉後醒。

話說一日天上元宵人間燈夕西門慶在所上張掛花燈鋪陳綺席正月十六合家歡樂飲酒西門慶與吳月娘居上其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姐

寫盡只  
恃寵

都在兩邊同坐、都穿着錦綉衣裳、春梅、玉簫、迎春、蘭香、一  
般兒四個家樂在傍撚箏歌板彈唱燈詞、獨于東首設一  
席與女婿陳敬濟坐、果然食烹異品、菓獻時新、小玉元宵、  
小鶯綉春都在上面斟酒、那來旺兒媳婦宋蕙蓮却坐在  
穿廊下、一張椅兒上、口裡磕瓜子兒、等的上邊呼喚要酒、  
他便揚聲叫來安兒、畫童兒上邊要熱酒、快趨酒上來、賊  
囚根子一個也沒在這里伺候、都不知往那去了。  
見畫童溫酒上去、西門慶就罵道：賊奴才、一個也不在這  
里伺候、往那去來、賊少打的奴才、小廝走來說道：嫂子誰  
往那去來、就對着爹說：要喝、教爹罵我、蕙蓮道：頭要酒

誰教你不伺候。閑我甚事。不罵你罵誰。畫童兒道。這地上乾乾淨淨的。嫂子磕下。恁一地瓜子皮。爹看見又罵了。蕙蓮道。賊囚根子。六月債兒熟。还得快。明認就是。甚麼打緊。便當你不掃。丟着另教個小廝掃。等他问我。只說得一声。要臉矣。不知皆爲來旺。畫童兒道。耶樂姨子將就些罷了。如醉罵一節生根也。何和我合氣。于是取了箇箒來替他掃瓜子皮。見不題。却說西門慶席上見女婿陳敬濟沒酒。分付潘金蓮去過一巡兒。又寫西門之愚這金蓮連忙下來滿斟盃酒。笑嘻嘻遞與敬濟。說道。姐夫。你爹分付好友飲奴這盃酒兒。敬濟一壁接酒。一面把眼兒斜溜。婦人說。五娘請尊便。等兒子慢些吃。

婦人將身子把燈影着。左手執酒剛待的敬濟將手來接。右手向他手背只一捻。反先可殺捻這敬濟一面把眼瞧着衆

人一面在下戲。把金蓮小脚兒踢了一下。婦人微笑低声道怪油嘴。你丈人瞧着待怎麼妙絕三字兩個在暗地裡調情。頑要衆人到不曾看出來。不料宋蕙蓮這婆娘在樁子外窓眼裡被他瞧了個不耐煩。必死蕙蓮又在此口中不言心下自

付毒。常在俺們跟前。到且是精細撇清。誰想暗地却和這小夥子兒勾搭。今日被我看出破綻。到明日再搜求我。自

有說話正是

羅袖隱藏人不見

馨香惟有蝶先知

飲酒多時、西門慶忽被應伯爵差人請去賞燈、分付月娘  
你們自有耍七、我往應二哥家吃酒去來、玳安平安兩個  
跟隨去了、以七一段寫西門自開端、月娘與衆姊妹吃了回、但見銀  
河清淺、珠斗爛、圓一輪、皎月從東而出、照得院宇猶  
如白晝、婦人或有房中換衣者、或有月下整粧者、或有燈  
前戴花者、惟有玉樓金蓮李瓶兒三個、并蕙蓮在廝前看  
敬濟放花兒、李嬌兒、孫雪娥、西門大姐都隨月娘後邊去。  
了金蓮便向二人說道、他爹今日不在家、咱對大姐七說、  
住街上走七去、蕙蓮在傍說道、娘們去也、攜帶我走七、金

蓮道。你既要去。你就往後邊問声。你大娘和你二娘。看他去不去。俺們在這里等着你。那蕙蓮連忙往後邊去了。不樓道。他不濟事。等我親自問他。声去。李瓶兒道。我也往屋裏穿件衣裳。只怕夜深了冷。金蓮道。李大姐。你有披襖子。帶件來。我穿。省得我往屋裡去。那李瓶兒應諾去了。獨剩下金蓮一個。看着敬濟放花兒。見無人。走向敬濟身上。捏了一把。笑道。姐夫原來只穿恁單薄衣裳。不害冷麼。只見蒙人兒子小鐵棍兒。笑嘻嘻在跟前舞旋。占的且拉着敬濟。要炮燭放。這敬濟恐怕打攏了事。巴不得與了他兩個元宵炮燭。支他外邊要去了。于是和金蓮嘲戲說道。你若

人家見我身上單薄，肯賞我一件衣裳兒穿？也怎的金蓮道：賊短命，得其慣便了。頭裡頭躡我的腳兒，我不言語。如今大膽，又來問我要衣服穿？我又不是你影射的，何故把與你衣服穿？自認妙敬濟道：你老人家不與就罷了，如何扎筏子來唬我婦人道：賊短命，你是城樓上雀兒，好耐驚。耐怕的蟲！急捕此一段試問西門出正說着，見玉樓和蕙蓮出來，向金蓮說道：大娘因身上不方便，月娘懷胎却于此處入大姐不自在，故不去了。教娘們走此早些來家。豈詩礼人家風不知大禮之人也。李嬌兒害腿疼，也不走。孫雪娥見大姐不走，恐怕他爹來家嗔他，也不出門。金蓮道：都不去罷。

只咱和李大姐三個去罷。等他爹來家，隨他罵去，再不把  
春梅小肉兒和上房裡玉簫、你房裡蘭香、李大姐房裡迎  
春都帶了去。小玉走來道：俺奶奶已是不去，我也跟娘們  
走。玉樓道：对你奶奶說了去？我前頭等着你。娘久小玉  
問了月娘笑嘻嘻出來，當下三個婦人帶領着一簇男女  
來安畫堂，兩個小廝打着一对紗吊燈，跟隨女婿陳敬濟，  
踹着馬臺放烟火花炮，與衆婦人瞧。臨出門又作波也宋蕙蓮道：  
姑夫你好歹畧等七兒娘們攜帶我走。我到屋裡搭七  
頭就來。敬濟道：俺們如今就行。蕙蓮道：你不等我就惱你  
一生。總罪于是走到屋裡，換了一套綠閃紅段子對衿衫。

兒白挑線裙子又用一方紅銷金汙巾子搭着頭額角上貼着飛金，并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着衆人走。百病兒月色之下恍若仙娥都是白綾襖兒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惟滿粉面朱唇敬濟與來只兒左右一邊一個隨路放慢吐蓮金絲菊一丈蘭賽月明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花炮轟雷燈光雜彩簫鼓聲喧十分热闹遊人見一隊紗燈引道一簇男女過來皆披紅垂綠以爲出于公侯之家莫敢仰視都躲路而行與樓上看燈遙對那宋蕙蓮一回叫姑夫你放個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個元宵炮燈我听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

了鞋扶着人且兜鞋

與樓上看燈金蓮几個一同特七作对

左來右去只和

敬濟嘲戲玉樓看不上說了兩句如何只見你吊了鞋玉

簾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

金蓮何堪

玉樓道你叫

他過來我瞧真個穿若五娘的鞋兒金蓮道他昨日問我

討了一雙鞋誰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蕙蓮摶起裙子來

與玉樓看上見他穿着兩雙紅鞋在脚上用紗線線帶兒

扎着褲腿一声兒也不言語

則其素日顛狂爲玉樓須臾不堪者一筆皆出矣

走過大街到燈市裡金蓮向玉樓道咱如今往獅子街李

大姐房子裡走走去于是分付書童來安兒打燈先行迤

遇注獅子街來小廝先去月老馬已是歇下房中有兩

個人家賣的了頭在炕上。懶的老馮連忙開了門讓衆

婦女進來，旋截開爐子頓茶，擎着壺往街上取酒。孟玉樓道老馮，你且住，不要去打酒。俺們在家酒飯吃得飽，來你有茶倒兩甌子來吃罷。金蓮道：你既留人吃酒，先劄下菜兒。絶好李瓶兒道：媽七子一瓶兩瓶取來了，打水不渾的勾。誰吃要取一兩鐘兒來。玉樓道：他哄你不消取，只看茶來罷。那婆子方纔不動身。李瓶兒道：媽七子怎的不往那边去走？端的在家做些甚麼？婆子道：奶奶，你看丟下這兩個業障在屋裡，誰看他！玉樓便問道：兩個丫頭是誰家賣的？婆子道：一個是北边人家房裡使女，十三歲只要

五兩銀十一個是汪序班家出來的家人媳婦家人走了  
主子把鬟髻打了領出來賣要十兩銀子玉樓道媽七我  
說與你有一個人要你換他些銀子使婆子道三娘果然  
是誰要告我說玉樓道如今你二娘房裡只元宵兒一個  
不勾使還尋大些的了頭使喚你倒把這大的賣與他罷  
因問這丫頭十幾歲婆子道他今年十七歲了說着拿茶  
來衆人吃了茶那春梅玉簫并蕙蓮都前邊瞧了一遍又  
到臨街樓上推開窓看了一遍陳敬濟催逼說夜深了看  
了快些家去罷金蓮道怪短命催的人手腳兒不停往慌  
的是些甚麼乃叫下春梅人來方纔起身馮媽七送出

門李瓶兒困問平安往那去了。婆子道今日這咱還沒來。  
呼老身半夜三更開門閉戶等着他來安兒道今日平安  
兒跟了爹往應二爹家去了。李瓶兒分付嫣七子早些閑  
了門睡了罷。他多也是不來省的悞了你的困頭。明日早  
來宅裡送丫頭與二娘來。你是石佛寺長老請着你就張  
致了。說畢看着他閂了大門這一簇男女方終回家。走到  
家門首只聽見住房子的韓同子老婆韓嫂兒聲喚。因他  
男子漢答應馬房內臣。他在家跟着人走。百病見去了。醉  
回家說有人挖開他房門偷了狗。又不見了些東西。坐  
在當街上撒酒風罵人。衆婦人方總立住了脚。金蓮使來

安兒把韓嫂兒叫到當面問道。你爲甚麼來。韓嫂兒叔手  
向前拜了兩拜說道。三位娘在上。听小媳婦告訴。于是從  
頭說了一遍。玉樓衆人听了。每人袖中掏些錢果子。與他  
叫來安兒。你叫你陳姐夫送他進屋裡。那敬濟且顧和蕙。  
蓮兩個嘲戲不肯。揷他去。金蓮使來安兒扶到他家中分  
付教他。聞日早來宅內漿洗衣裳。我对你爹說替你出氣。  
那韓嫂兒于恩萬謝回家去了。玉樓等剛走過門首。來只

辯果也。貢葉也。

看西門慶臨死散場之人此處預爲一照故知水鑑一不可乃小結然也。

娘那里走了。走請不棄到寒家獻茶。玉樓道方總因韓嫂

見哭俺站住。問了他声。承娘子厚意。天晚了。不到罷。貢四

也奉不出一盃兒來。生死拉到屋裡原來上邊供養觀音。八仙并閑聖賢當門掛着雪花燈兒一盞掀開門簾擺設奉臺與三人坐連忙教他十四歲女兒長姐過來與三位娘磕頭遞茶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一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磕喜好的黃四娘子拜謝了又拜款留不住玉樓等起身到大門首小廝來只在門首迎接金蓮就問你爹來家不曾來與道爹未回家哩三個婦人还着七陳敬濟在門首放了兩個一丈菊和一箇大烟蘭一個金盞銀臺兒進後邊去

了西門慶直至四更來家

以上一斷寫  
西門沒家法

正是

醉後不知天色暝

任他明月下西樓

却說那陳敬濟因走百病與金蓮等衆婦人嘲戲了一路兒又和蕙蓮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次日早晨梳洗畢也不到舖子內逐往後邊吳月娘房裡來只見李嬌兒金蓮陪着吳大妗子放炕桌兒縫擺茶吃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這小夥兒向前作了揖坐下金蓮便說道陳姐夫你好人兒昨日教你送了韓嫂兒你就不動只當还教小廝送去了且和媳婦子打牙犯嘴不知甚麼張致等你

大娘燒了香來看我對他說不說敬濟道你老人家還說

哩昨日臉些兒子腰梁癱瘓了哩跟你老人家走了一路兒又到獅子街房裡回來該多少里地人辛苦走了還教我送韓回子老婆教小廝送七也罷了睡了多大回就太明了今早还扒不起來正說着吳月娘燒了香來敬濟作了揖月娘便問昨日韓嫂兒爲甚麼撒酒風罵人敬濟把因走百病被人控開門不見了狗坐在當街哭喊罵人今早他漢子來家一頓好打的這咱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不是俺們回來勸的他進去了時你爹來家撞見甚麼老子說畢玉樓李瓶兒大姐都到月娘屋裡吃茶敬濟也陪着吃了茶後次大姐回房罵敬濟不知死的因根子平白

和來旺媳婦子打牙犯嘴倘忽一時傳的爹知道了、淫婦便沒事你死也沒處死

又足上文點明調戲處

却說那日西門慶在

李瓶兒房裡宿歇起來的遲只見荆千戶新陞本處兵馬

都監來拜西門慶總起來梳頭包網巾整衣出來陪荆都

監在所上說話一面使平安兒進後邊要茶宋蕙蓮正和

玉簫小玉在後邊院子裡撾子兒賭打瓜子頑成一塊那

小玉把玉簫騎在底下笑罵道賊淫婦輸了瓜子不教我

打因叫蕙蓮嫂子你過來扯着淫婦一隻腿等我合這淫

婦一下子正頑着只見平安走來叫玉簫姐前邊荆老爹

來使我進來要茶哩那玉簫也不理他且和小玉廝打頑

要那平安兒只顧催逼說人坐下這一日了朱蕙蓮道怪  
因根子爹要茶問廚房裡上竈的要去如何只在俺這里  
纏俺這後邊只是預備爹娘房裡用的茶不啻你外邊的  
帳那平安兒走到厨房下那日該來保妻蕙祥蕙祥道怪  
囚我這里使着手做飯你開後邊要兩鍾茶出去就是了  
巴巴來問我要茶平安道我到後頭來後邊不打發茶蕙  
蓮嫂子說該是上竈的首尾蕙祥便罵道賊潑婦他認定  
了他是爹娘房裡人俺天生是上竈的來我這里又做大  
家夥裡飯又替大妗子炒素菜幾隻手論起就倒七茶兒  
去也罷了巴巴坐名兒來尋上竈的上灶的是你叫的悞

了茶也罷我偏不打發上去平安兒道荆老爹來了這一  
日嫂子快些打發茶我拿上去罷遲了又惹爹罵當下這  
里推那里那里推這里就耽悞了半日比及又等玉簫取  
茶果茶匙兒出來平安兒拿出茶去那荆都監坐的久了  
再三要起身被西門慶留住嫌茶冷不好吃喝罵平安另  
換茶上去吃了荆都監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進來問今日  
茶是誰頓的平安道是灶上頓的茶西門慶回到上房告  
訴月娘今日頓這樣茶出去你往厨下查那個奴才老婆  
上竈採出來問他打與他幾下小玉道今日該蕙祥上灶  
慌的月娘說道這歪刺骨待死越發頓恁樣茶上去了二

同使小玉叫將惠祥當院子跪着問他要打多少惠祥答道因做飯炒大蛤子素菜使着手茶畧冷了些被月娘數罵了一回饒了他起來分付今後但凡你爹前邊人來教玉簫和蕙蓮後邊頓茶寵上只管大家茶飯這蕙祥在厨下忍氣不過剛等的西門慶出去了氣狠七走來後邊尋着蕙蓮指着大罵賊淫婦趕了你的心了罷了你天生的就是有時運的爹娘房裡人俺們是上灶的老婆來巴巴使小廝坐名問上灶要茶土灶的是你叫的你識我見的促織不吃癩蝦蟆肉都是一鍬土上人你恒教不是爹的小老婆就罷了就是爹的小老婆我也不怕你蕙蓮道你

好沒要緊你顛的茶不好爹嫌你管我甚事你如何拿人  
散氣蕙祥听了越發惱了罵道賤淫婦你剛纔調唆打我  
幾棍兒好來怎的不教打我你在蔡家養的漢教不了來  
這里还弄鬼哩蕙蓮道我養漢你看見來沒的扯臊淡哩  
嫂子你也不是甚麼清淨姑七兒蕙祥道我怎不是清淨  
姑七兒蹠起腳兒來比你這淫婦好些兒你漢子有一拿  
小米數兒你在外邊那個不吃你嘲過你背地幹的那營  
生兒只說人不知道你把娘們还放不到心上何況以下  
的人蕙蓮道我背地裡說甚麼來怎的放不到心上隨你  
壓我我不怕你蕙祥道有人與你做主兒你可知不怕哩

兩個正拌嘴被小玉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  
內們不幹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生子看見又  
是一場兒頭裡不曾打的成等住回却打的成了蕙祥道  
若打我一下兒我不把淫婦口裡腸拘了也不算我拚着  
這命攢兌了你也不着甚麼咱大家都離了這門罷說着  
往前去了後次這宋蕙蓮越發猖狂起來仗西門慶背地  
和他勾搭把家中大小都看不到眼裡逐日與玉樓金蓮  
李瓶兒西門大姐春梅在一處頑耍以上一段寫蕙蓮那  
得寵衆人不服  
日鳴鳴七送了丫頭來約十二歲先到李瓶兒房裡看了  
送到李嬌兒房裡李嬌兒用五兩銀子買下房中伏侍不

在詣下

外作禽荒內色荒  
連沾些子又何妨  
早辰跨得雕鞍去  
日暮歸來紅粉香

第十五回

此回又是一小關鎖也。夫上文烹茶傳末。已于酒令中各寫身分。可謂一小鎖而此文又鎖何哉。不知上文芙蓉亭。以及掃雪烹茶俱不能入春梅在坐。大是費手。故又生一鞶韁。則春梅蕙蓮皆可與金瓶月娘諸人齊肩并立。共占春風。毫無乘車戴笠之異也。此係作者于秋苦心。今日始爲道出。以告天下後世。錦繡才子也。

大書吳月娘春晝鞶韁。夫月娘衆婦人之首也。今當此白日既無衣食之憂。又無柴米之累。宜首先率領

衆妾勤儉宜家。督理女工。是其正道。乃自己作俑爲  
無益之戲。且令女婿手攬画裙。指親羅襪。以送工妾  
之画板。無倫無次。無禮無義。何惑乎敬濟之挾奸賞  
俏。乘閒而以哉。天下壞事全堤。自己不可盡咎。他人  
也。

夫敬濟一入西門家。先是月娘引之入室。得見金蓮。  
後又是月娘引之入園。得採花鬢。後又是西門以過  
寔之言。放其胆。以託大之意。容其奸。今日月娘又使  
之送鞦韆。以蕩其心。此時雖有守有志之人。猶難自  
必。其能學柳下惠。魯男子。况夫以浮浪不堪之敬濟。

哉。又遇一精粗美惡兼收之金蓮哉。宜乎。百醜皆出矣。

金蓮瓶兒。西門奪之于武大。花于虛手中也。乃西門奪之之時。不肯少爲武大子虛計。至琴童竹山。則西門不覺恨入骨髓。欲殺之。割之。而心猶未釋。然朱蕙蓮固蔣聰之婦人也。乃來旺奸之在前。而又借西門之力之財。以得之者也。且暗中已討雪娥一節。便宜。則今日西門之爲主者。固不是。而來旺又不肯少回其意。亦必欲殺欲割西門金蓮二人。而方休總之人。情。止知私于已。而不肯忠恕也。若肯忠恕于未謀人。

之先。則此惡必做作不出。卽有忠恕于已失着之後。  
猶可改過自修。庶可免禍患于萬一。若西門一往不  
返。卒有喪身之禍。來旺一往不返。凡有不保之戚也。  
噫。讀此書者。于此處當深省之。便可于淫慾世界中。  
悟聖賢學問。

寫西門之于雪娥。旣察其奸。就該逐之使去。不可令  
其停留一日。度足令金蓮敬濟暗地寒心。而亦處永  
之正道。卽來旺于此。亦可少懲。乃糊塗一打便休。毫  
無禮法。宜乎來旺之惡愈熾。而不數日。金蓮之鞋已  
入敬濟之手也。

第二十五回

吳月娘春晝鞦韆 來旺兒醉中謗訕

詞曰

跳罷鞦韆起來整頓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客入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

右調點絳脣

話說燈節已過又早清明將至西門慶有應伯爵早來邀請說孫寡嘴作東邀了郊外耍子去了先是吳月娘在園中扎了一架鞦韆這日見西門慶不在家閒中率衆姊妹

遊戲以消春困先是月娘與孟玉樓打了一回下來教李嬌兒和潘金蓮打李嬌兒辭說身軀沉重打不的却教李瓶兒和金蓮打打了一回玉樓便叫六姐過來我和你兩個打個立鞦韆分付休要笑當下兩個玉手挽定綵繩將身立于畫板之上月娘却教蕙蓮春梅兩個相送正是

紅粉面對紅粉面

玉酥肩並玉酥肩

兩雙玉腕挽復挽

四隻金蓮顛倒顛

那金蓮在上面笑成一塊月娘道六姐你在上頭笑不打緊只怕一時滑倒不是要處說着不想那畫板滑又是高底鞋跳不牢只听得滑浪一声把金蓮擦下來早是扶住

架子不曾跌着，險些沒把玉樓也拖下來。月娘道：我說六姐笑的不好，只當跌下來，因望李嬌兒衆人說道：這打鞦韆最不該笑，笑多了已定腿軟了，跌下來咱在家做女兒時，隔壁周臺官家花園中，北着一座鞦韆，也是三月佳節。

一日他家周小姐和俺一般三四箇女孩兒都打鞦韆，要子也是這等笑的不了。把周小姐滑下來，騎在畫板上，把身子喜孤去了。落後嫁與人家，被人家說不是女兒，休逐來家。今後打鞦韆，先要忌笑。金蓮道：孟三兒不濟。金蓮怪如等我和李大姐打箇立鞦韆，月娘道：你兩箇仔細打那教王簫春梅在傍推送，纏待打時，只見陳敬濟自外來說

重娘

道。你每在這里打鞦韆哩。月娘道。姐夫來的正好。且來坐。

你二位娘送送兒子頭。每氣力小。又是月娘開端這敬濟老和誰

不撞鐘。得不的一聲。于是撥步撩衣向前說。先自己撥等步撩衣妙等

我送二位娘先把金蓮裙子帶住。說道。五娘站牢兒子這兒子

送也。那鞦韆飛在半空中。猶若飛仙相似。李瓶兒見鞦韆起

去了。唬的上面怪叫道。不好了。姐夫你也來送我送兒。敬

濟道。你老人家到且性急也等。是慢慢兒的打發將來。這

里叫。那里叫。把兒子手腳都弄慌了。于是把李瓶兒裙子

掀起。露着他大紅底衣。推了一把李瓶兒。道。姐夫慢慢着

些。我腿軟了。敬濟道。你老人家原來吃不得緊酒。金蓮又

陳敬濟

說李大姐把我裙子又兜住了兩箇打到半中腰裡都下來了。却是春梅和西門大姐兩箇打了一回，然後教玉蘭和蕙蓮兩箇打立鞦韆。這蕙蓮手挽綵繩身子站的直，屢的腳跳定下邊畫板也不用人推送那鞦韆飛起在半天雲裡，然後忽地飛將下來，端的却是飛仙一般甚可人愛。月娘看見對玉樓李瓶兒說：「你看他倒會打這里月娘衆人打鞦韆不題，話分兩頭，却表來旺兒往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衣服回來，押着許多駁槧箱籠，船上先走來家，到門首下了頭口，收卸了行李，進到後邊，只見雪娥正在堂屋門首作了揖。那雪娥滿面微笑說道：『好呀！你

來家了。路上風霜多有辛苦。幾時沒見。吃得黑胖了。來旺  
因問爹娘在那裏。雪娥道。你爹今日被應二衆人邀去門  
外耍子去了。你大娘和大姐都在花園中打鞦韆哩。來旺  
兒道。阿呀。打他則甚。雪娥便倒了一盞茶。與他吃。因問你  
吃飯不曾來旺道。我且不吃飯。見了娘。往房裡洗洗臉着。  
因問媳婦子在籠上怎的不見。那雪娥冷笑了一聲。說道。  
你的媳婦子如今還是那時的媳婦兒哩。好不大了。他每  
日只跟着他娘。每夥見裡下棋。撲子鬼。抹牌。頑耍。他肯在  
籠上做活哩。正說着。小玉走到花園中。報與月娘。月娘自  
前邊走來。來旺見向前磕了頭。立在傍邊。問了些路上往

回的話月娘賞了兩瓶酒吃一回他媳婦宋蕙蓮來到月娘道也罷你辛苦了且往房裡洗洗頭面歇宿去等你爹來好見你爹回話那來旺兒便歸房裡蕙蓮先付鑰匙開了門又昏些水與他洗臉攤塵收拾裙連去說道賊黑因幾時沒見便吃得這等肥肥的又替他換了衣裳安排飯食與他吃睡了一覺起來正是日西時分西門慶來家來旺兒走到跟前叅見說道杭州織造蔡太師生辰的尺頭并家中衣服俱已完備打成包裹裝了四廂搭在官船上來家只少僕夫過稅西門慶滿心歡喜與丁他趕脚銀兩明日早裝載進城又賞銀五兩房中盤纏又教他管

買辦東西。這來旺兒私已帶了些人事，悄悄送了孫雪娥。  
兩方綾汗巾，兩雙裝花牋褲，四匣杭州粉，二十個胭脂。  
映  
前好 雪娥背地告訴來旺兒說：自從你去了四箇月，你媳婦子怎的和西門慶勾搭？玉簫怎的做牽頭？金蓮屋裡怎的做窩窯？先在山子底下落後，在屋裡成日明睡到夜，夜睡到明，與他的衣服首飾花翠銀錢，大包帶在身邊，使小廝在門首買東西見一日也使二三錢銀子來旺道：怪道箱子裡放着衣服首飾，我問他，他說娘。與他的雪娥道：那娘與他到是爺與他的哩。這來旺兒遂聽記在心，到晚吃了幾錘酒，歸到房中，常言酒發的腹之言，因開箱子看，這

正藍段子甚是花樣奇異便問老婆是那里的段子誰人  
與你的、趁早實說、老婆不知就裡、故意笑着回道怪賊因  
問怎的此是後邊見我沒個稚兒與了這足段子放在箱  
中、沒工夫做、端的誰肯與我來旺兒罵道賊淫婦還揚鬼  
哩、端的是那個與你的、又問這些首飾是那里的婦人道  
呸、怪囚根子、那個沒個娘老子就是石頭鏹刺兒裡迸出  
來也有個窩巢兒爲人就沒個親戚六眷、此是我娘娘家  
借來的釵梳、是誰與我的、被來旺兒一拳、險不打了一交  
誰賊淫婦、還說嘴哩、有人親看見你和那没人倫的猪狗  
有首尾然則  
聽奈何玉簫子頭怎的牽頭送段子與你在前邊

花園內兩個幹落後吊在潘家那淫婦屋裡明幹成日晝

的不值了、賊淫婦、你还要我手裡吊

使免一死

那婦人便大

哭起來說道、賊不逢好死的四根子、你做甚麼來家打我

我幹壞了你甚麼事來、你恁是言不是語丟塊磚瓦兒、也

要個下落、是那個嚼舌根的、沒空生有、調唆你來、欺負老

娘、我老娘不是那沒根基的貨、教人就欺負死、也揀個乾

淨地方、你問聲兒宋家的丫頭、若把腳畧起兒把宋字兒

倒過來、你這賊囚根子、得不個風兒、就兩兒、萬物也要個

實人教你殺那個人、你就殺那個人、幾句說的來旺兒不

言語了、婦人又道、這正藍鬼子、越發我和你說了罷也是

去年十一月裡三娘生日娘見我上穿着紫襖下邊借了  
玉簫的裙子穿着說道媳婦子怪刺匕的甚麼樣子纔與  
了我這死段子誰得做他那個是不知道就算我怎一  
遍舌頭你錯認了老娘老娘不是個饒人的明日我兜罵  
個樣兒與他听破着我一條性命自恁尋不着主兒哩來  
旺兒道你既沒此事平白和人合甚氣快些打鋪我睡這  
心虛語  
婦人一面把鋪伸下說道怪倒路死的因棍了咪了那黃  
湯挺你那畜平白惹老娘罵把來旺掠番在炕上鼾睡如  
雷看官听说但凡世丈養漢的婆娘饒他男子漢十八分  
精細吃他幾句左話見右說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正是

東淨裡碑兒，又臭又硬。這宋蕙蓮宿盤住來旺兒過了一宿，到次日往後邊問玉簫誰人透露此事，終莫知其所繇。只顧海罵。一日月娘使小玉叫雪娥，一地裡尋不着，走到前邊，只見雪娥從來旺兒房裡出來，只猜和他媳婦說話。不想走到厨下，蕙蓮又在裡面切肉。良久，西門慶前邊陪着喬大戶說話，只爲楊州鹽商王四峯被按巡使送監在獄中，許銀二千兩央西門慶對蔡太師討人情，釋放剛打發大戶去了。西門慶叫來旺來，旺從他屋裡跑出來，正是

雪隱鷺鷺飛始見。

柳藏鸚鵡語方知。

以此都知雪娥與來旺兒有首尾。一日來旺兒吃醉了，和

一般家人小廝在前邊恨罵西門慶說怎的我不在家使  
玉簫丫頭拿一疋藍段子在房裡哄我老婆把他吊在花  
園好要後來潘金蓮怎的做窩主縣他只休要撞到我手  
裡我教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好不好把潘家那淫  
婦也殺了也只是個死你看我說出來做的出來潘家那  
淫婦想着他在家擺死了他漢子武大他小叔武松來告  
狀多虧了誰替他上東京打點把武松熱發充軍去了今  
日兩脚踏住平川路落得他受用這挑撥我的老婆春漢  
我的仇恨與他結的有天來大常言道一不做二不休到  
跟前再說話破着一命瞞便把皇帝打這來旺兒自知路

上說話不知草裡有人不想被同行家人來與兒聽見這  
來與兒在家西門慶原派他買辦食用換錢過日只因與  
來旺媳婦勾搭把買辦奪了却教來旺兒管領來與兒就  
與來旺不睦聽見發此言語就悄悄走來潘金蓮房裡告  
訴金蓮正和孟玉樓一處坐的凡金蓮有事必寫玉樓在  
傍因知予言作觀非謬

只見來與兒掀簾子進來金蓮便問來與兒你來有甚事  
你爹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了來與道今日俺爹和應二爹  
往門外送殯去了適有一件事告訴老人家只放在心裡  
休說是小的來說金蓮道你有甚事只顧說不妨事來與  
見道別無甚事因耐來旺兒昨日不知那里吃的稀醉的

在前邊大聲小喝，指豬罵狗，罵了一日，又邏着小的廝打  
小的走來一邊，不理他。對着家中大小，又罵爹和五娘潘  
金蓮就問：「賊囚根子，罵我怎的來？興兒小的不敢說，三娘  
在這里也不是別人。」那廝說：「爹怎的打發他不在家？」要了  
他的老婆說：「五娘怎的做窩主，賺他老婆在房裏和爹兩  
個明睡到夜，夜睡到明？」他打下刀子，要殺爹和五娘。白刀  
子進去，紅刀子出來，又說：「五娘那咱在家，毒藥擺殺了親  
夫，多虧了他上東京去打點，救了五娘一命。」說五娘恩將  
仇報，挑撥他老婆養漢，小青穿青衣，抱黑柱，先來告五娘。  
說聲早晚休吃，那廝暗算玉樓，了如提在冷水盆內。

般吃了一驚。這金蓮不听便罷，听了粉面通紅，銀牙咬碎罵道：「這犯死的奴才！我與他往日無冤，近日無仇。他主子要了他的老婆，他怎的纏我？我若教這奴才在西門慶家永不筭老婆，怎的我虧他救活了性命，因分付來興兒你且去等你爹來家問你時，你也只照恁般說來。」興兒說五娘說那話小的又不賴他，有一句說一句。隨爹怎的問也，只是這等說說畢，往前邊去了。玉樓便問金蓮真個他爹和這媳婦子有金蓮金蓮道：「你問那沒廉耻的貨，甚的好老婆，也不枉了。」教奴才這般挾制了，在人家使過了的奴才淫婦，當初在蔡通判家和大婆作樊養漢壞了事，絕打發。

出來嫁了蔣聰豈止見過一個漢子兒有一拿小米數兒  
甚麼事兒不知道賊強人瞞神嚇鬼使玉簫送段子兒與  
他做襖兒穿一冬裡我要告訴你沒告訴你那一日大姐  
姐往喬大戶家吃酒咱每都不在前邊下棋只見丫頭說  
他爹來咱每不敢了二不字如画落後我走到後邊儀門首  
見小玉立在穿廊下我問他小玉望着我搖手兒我剛走  
到花園前只見玉簫那狗肉在角門首站立原來替他覶  
風我还不知教我徑往花園裡走玉簫攔着我不教我進  
去說爹在裡面教我罵了兩句我到矮影和他有些甚麼  
事  
春子帳不想走到裡面他和媳婦子在山洞裏幹營生媳

婦子見我進去，把臉飛紅的走出來了。他爹見了我，訕七  
的吃我罵了兩句，沒廉耻。落後媳婦子走到屋裡打旋麼。  
跪着我教我休对他娘說出又補落後正月裡，他爹要把淫

婦安托在我屋裡過一夜兒吃我和春梅折了兩句，再幾時容他傍個影兒。賊萬般的奴才，沒的把我扯在裡頭好嬌態的奴才淫婦，我肯容他在那屋裡頭弄破兒就是我罷了，俺春梅那小肉兒，他也不肯容他玉樓道興道賊臭肉，在那裡坐着，見了俺，每意七似七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賬，論起來他爹也不該要他，那里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倡揚甚麼樣子，金蓮道左右的皮

76  
靴兒沒番正你要奴才老婆奴才暗地裡偷你的小娘子。  
彼此換着做賊小婦奴才千也嘴頭子嚼說人萬也嚼說。  
今日打了嘴也說不的玉樓向金蓮道這椿事咱对他爹  
說好不說好大姐姐又不曾寫盡月娘之恩。儻忽那廝真無心  
咱每不言語他爹又不知道一時遭了他手怎了大如你  
還該說七寫玉樓真正好人金蓮道我若是饒了這奴才除非是  
他看出我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鬟不整睡搵香腮  
哭的眼壞紅的問其所以遂把來旺兒酒醉發言要殺主

人

之事訴說一遍見有來典兒親自聽見思想起來你背地裏  
罰他老婆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你的皮靴兒沒眷正  
那廝殺你便該當與我何干連我一例也要殺趁早不爲  
之計夜頭早晚人無後眼只怕暗遭他毒手西門慶因問  
誰和那廝有手尾金蓮道你休來問我只問小玉便知道  
說這奴才欺負我不是一遭見了說我常初怎的用藥擺  
殺漢子你娶了我來虧他尋人情搭救出我性命來在外  
邊對人揭條早是奴沒生下兒長下女若是生下兒女教  
賊奴才揭條着好聽敢說你家娘當初在家不得地時也  
虧我尋人情救了他性命怎說在你臉上也無光了你便

沒差耻，我却成不的。要這命做甚麼？西門慶听了婦人之言，走到前边叫將來興兒到無人處問他始末緣繇。這小廝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走到後邊，隨問了小玉口詞，與金蓮所說無差委的某日親眼看見雪娥從來旺兒屋裡出來，他媳婦兒不在屋裡的。有此事？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把孫雪娥打了一頓，被月娘再三勸了，拘了他頭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婦上灶，不許他見人。只此便了此事表過不題。西門慶在後邊，因使玉簫叫了宋蕙蓮，背地親自問他。這婆娘便道：「阿呀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是沒有這個話，我就替他賠了大誓。」他酒便吃兩鍾，敢恁七个頭。

八個胆、背地裡罵爹、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以給之

妙絕他靠那裡過日子、爹你不要听人言語、我且問爹、以給之

誰說這個話來、那西門慶被婆娘一席話兒閉口無言、

急了說是來興兒告訴我說的、蕙蓮道來興兒因爹叫

俺這一個買辦說俺每奪了他的、不得賺些錢使、結下這

仇恨兒、平空拿這血口噴他、爹就信了、他有這個欺心的

事、我也不饒他、爹你依我不要教他在家裡、與他幾兩銀

子本錢教他信此脫身、遠離他鄉做買賣去、他出去了早

晚、爹和我說句話兒也方便些、西門慶听了滿心歡喜、說

道我的兒說的是、我有心要叫他上東京、與鹽商王四、

他的打帳叫來保去。旣你這樣說我明日打發他去便了。  
回來我教他領一千兩銀子同主管往杭州販買細絹絲  
線做買賣。你意下何如？老婆心中大喜，說道：爹若這等絕  
好，正說着，西門慶見無人，就接他過來，親嘴。婆娘慄，遞舌  
頭任他口裡兩箇咂做一處。補人道：爹，你許我編鬏髻怎  
的还不替我編？恁持候不戴到几時？戴只教我成日戴這  
頭髮壳子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將八兩銀子往銀  
匠家替你扳絲去。西門慶又道：怕你大娘問怎生回荅？婦  
人道：不打緊，我自有話打發他。也說開，我娘娘家借來戴。  
莫悔怎的當下二人說了一回話，各自分散了。到了次日

西門慶在所上坐着叫過來旺兒來你收拾衣服行李  
明日三月二十七日起身往東京央蔡太師人情同來我  
還打發你杭州做買賣去這來旺心中大喜應諾下來回  
房收拾行李在外買人事來興兒打听得知就來告報金  
蓮知道金蓮打听得西門慶在花園捲棚內走到那里不見  
西門慶只見陳敬濟在那裡封礼物金蓮便問你爹在那  
裡你封的是甚麼敬濟道爹剛纔在這裡往大娘那边兌  
鹽商王四峰銀子去了我封的是往東京央蔡太師的礼物  
金蓮問打發誰去敬濟道我聽見昨日爹吩咐來旺兒去  
這金蓮纏待下台基往花園那條路上走

一路上走正撞見西門慶拿了銀子來，到屋裡問他。明日打發誰往東京去，西門慶道：來旺兒和吳主管二人同去。因有鹽商王四峯一千幹事的銀兩，以此多着兩個去婦人。這隨你心下我說的話，見你不依，到那奴才淫婦一面兒言語他。隨問怎的，只護他的漢子。那奴才有話在先，不是一日見了左右，破着老婆丟與你，坑了你這銀子，拐的往那頭裡停停脱脱去了。看哥哥兩眼兒空哩，你的白丢了罷了，難爲人家一千兩銀子，不怕你不陪他。雖如言却亦見到九分，但不可出之金蓮口中。我說在你心裡也隨你老婆無故只是

爲他此下一轉便自不好你貪他這老婆你留他在家裡  
也好你就打發他出去做買賣也總欲死之而後快寫金蓮之惡  
于至你留他在家裡早晚沒這些眼防範他你打發他外

邊去他使了你本錢頭一件你先說不得他你若要他這  
奴才老婆不如先把奴才打發他離了離戶常言道剪草  
不除根萌芽依舊生剪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生就是你也  
不耽心老婆他也死心塌地一席話兒說得西門慶如醉  
方醒正是

數語撥開君子路，  
片言提醒夢中人。





